

毛孩過中秋

中秋節到來，香港聖尼地城海濱長廊布置起傳統燈籠及逾百隻兔子造型的燈籠以賀中秋節，吸引市民及遊客拍照留念。

圖為寵物狗在燈籠裝飾前「打卡」。

市井萬象

中新社



臨《中秋帖》



人與事 尹畫

癸卯中秋，我打開珍藏的《王獻之墨跡選》。這本碑帖收集了東晉書法家王獻之的《中秋帖》《鴨頭丸帖》《廿九日帖》等七種墨跡，以及《十二月帖》《授衣帖》《偉軍帖》等八種刻帖。翻開來，第一幅即是《中秋帖》。

《中秋帖》是王獻之創作的草書作品，原為五行三十二字，後被割去二行，現僅存三行二十二字：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單看文字內容，我不知其意，實際的確無具體含義。

不過臨寫此帖，卻有餘味綿綿。細觀《中秋帖》，雄渾奔放的筆力，一氣呵成，氣吞萬里，痛快淋漓。要想臨好，實屬不易。讀帖是關鍵，須研究字與字之間的牽絲連帶關係，亦需分析結構、布局乃

至筆畫之輕重，字之正斜、緊密、大小等等細節。

之前，我先後練習過篆書、隸書、楷書、行書，時間不長，尚屬書法小白，目前還做不到懸腕，更別談什麼懸肘了。最近剛剛涉足草書，發現寫好草書需要練習懸腕以及懸肘，否則很難寫好連帶的筆畫，因為枕腕寫字迂迴的空間十分有限，寫不出靈活生動的流暢感。不過，寫不出流暢感也要練着寫，寫出來總比不寫強。學習的過程其實就是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我總共臨了十遍《中秋帖》，雖最終「作品」仍不盡如人意，但自己感到還是有明顯進步。臨帖其實不必在意臨得是否一模一樣，事實上，誰也臨不到一模一樣。能掌握好用筆的技巧、氣韻的彰顯，寫出我們自己的美感，也未嘗不可。講到底，書法是基於時間的藝術，不必同別人比，只與自己比，今天比昨天寫得有所進步，就可以給自己鼓鼓掌。



▲臨摹《中秋帖》。 作者供圖

關於《中秋帖》的收藏，說來有一番坎坷。《中秋帖》曾於清乾隆時被收入內府，後輾轉流入香港，一九五一年由有關部門購回，入藏故宮博物院。

不知是否有朝一日，我能有幸親眼看到紙本手卷《中秋帖》。

搶票

不要以為搶演唱會的票是國內才會發生的事情，在音樂藝術愛好者聚集的柏林，「搶票」可是常態。

想起寫這個話題，得從前一陣子五月天演唱會網上放票開始說起。五月天的演唱會將於十二月一日在柏林一個不算太大的演唱會廳舉行，僅此一場。正因為是一個不大的場地，坐票可能大約只有小幾百張，大部分的票都是舞台下的站票，「搶票」可是常態。

紅色的地毯，感覺買個票都彷彿走了一次紅毯。

柏林電影節搶票是非常有技術含量的。首先，上百場次的電影，要看哪場，就是小型課題研究了。電影節組委會一般會提前一個月便開始發放電影節參映清單，加上內容介紹，這便是一本不薄的小冊子。上面的小字密密麻麻，研究「工作量」巨大，要徹底搞清楚確實需要花點功夫。所以從想看的電影，合適的時間，以及喜愛的明星走紅毯的安排，都會成為搶票選擇的關鍵。

為了照顧一些不使用網絡購票的人群，現場購票成為了另一種受歡迎的選擇。很多網絡上「拚手速」輸了的人們，乖乖一大早便到了售票中心排隊，其中不乏「經驗豐富」帶著便攜板機拿着報紙的大爺大媽們。看上去，排隊已成為他們享受柏林電影節的一部分了。

除了類似柏林電影節、柏林愛樂樂團和一些大牌明星的演唱會音樂會，柏林還有許許多多來自世界各地小眾的音樂人見面會，小型歌友會等等。正因為柏林聚集了非常多的外國人，所以哪怕是再「小眾」，場面也不會冷清，一票難求的活動比比皆是。

有意思的是，經常看到「求票」信息的人們也充滿了好奇，便偏要去看這個買不到票的音樂會到底是什麼樣子。

柏林就是這樣，各種喜愛都可以混搭，充滿了好奇充滿了新鮮感的城市。

所以，她充滿了生命力。



柏林漫言 余逾



人生在線 吳捷

記憶是有溫度的。

一九九〇年，北京第十一屆亞運會。不必查日曆就記得，時間是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七日。因為那是中國第一次舉辦綜合性國際體育大賽，我則是北京的一個小屁孩兒，跟着周圍人興奮不已。

是陳翠婷自由體操獲滿分，《北京晚報》題為「翠婷風采」的速寫。是我們一群小孩五音不全群魔亂舞，在路邊傾情演繹風靡全國的亞運宣傳曲《亞洲雄風》：「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是身披綬帶、手舉獎牌奔跑的吉祥物熊貓「盼盼」，北京到處都是它的笑容。天安門廣場也矗立着一個巨大的「盼盼」——如今年杭州亞運，北京亞運期間正逢國慶和中秋。我媽抱着我與「盼盼」合影，背景裏人山人海。

那些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國慶主題花壇，我家每年都去看：一串紅、菊花、松柏等等擺出的花籃、花朵、飛龍、長城，後來還有噴泉。亞運過後，「開放的中國盼奧運。」此後的記憶如明珠成串：兩票之差惜敗於悉尼；五洲交朋友，悶聲發大財；香港回歸前夕，成千上萬市民和遊客自發湧向天安門和長安街，我從沒見過那麼多人：走着，笑着，指點着四面八方的彩燈；天安門廣場東側豎起的澳門回歸倒計時牌；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三日，電視前的全家聽到「Beijing」，歡呼雀躍；北京掘地三尺大改造，鳥巢、水立方，到處修路到處塞車，的士司機和胡同大媽捧起小冊子學英語，地鐵從一環一線鋪開更多的環和線，《北京歡迎你》。

從亞運到奧運，走了十八年。北京奧運那年，我的好多學生、朋友從海外去中國學習、實習、旅遊，去看天安門、兵馬俑和大熊貓，在教室和實驗室翻着字典打着手勢與中國同學交流，還走入尋常百姓家，包餃

記憶的溫度

子、踢毬子。我在美國俄亥俄州，內陸小城舉辦「發現中國」活動，介紹中國的奧運、國旗、民樂、筷子、燈籠……

十五年過去，許多東西一去不返，許多記憶也星滅珠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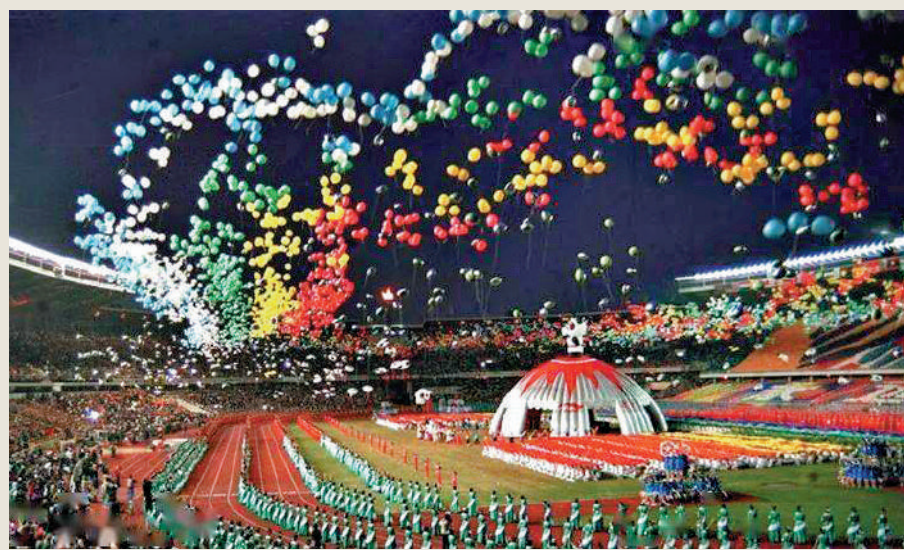
個人的記憶，有些是集體記憶拼圖中的一片，也許嵌不起眼的邊角，宏偉敘事和全局圖景裏找不到。我的曾祖父染鴉片癮，妻離子散。抗戰時，外祖父母在重慶躲過大轟炸，祖父在日據上海成為亡國奴。我有個舅舅，游泳健將，幾次從長江中救起溺水之人，「三年困難時期」懷着能吃飽飯的單純心願參軍，隨即因公負傷，終身殘疾。個人的命運，是國運和不平等國際關係的縮影。所以，富強是古今無數政治家和平民的夢想。

生於改革開放後的我這一代，也許是中國一百多年來最幸運的一代：沒有內訌外侮，不知饑荒匱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放的中國載着我們擁抱世界，騰飛雲端。富強真好，但富強也許不是「秦樓鴛瓦漢宮盤」，不是「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也不是封建時代「遞三世而萬世而為君」。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還告訴梁惠王，「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申以「庠序之教」，才是「王道」。在當代，富強

不但是為國民的安全和溫飽，更意味着個人自我實現的機會，以及人身和選擇的自由。

久居海外，我常遇語言、文化的挑戰：這個單詞沒聽說過，那種習俗原來如此，我的觀點別人不同意，我為之自豪的別人聞所未聞。它並不令人舒適快樂，卻是進步和幸福的源泉。這是個人層面的「改革開放」：走出三家村，置身五方雜處的環境中，接受批評，習慣異見，不斷求知和自省，學會給別人以時間和距離，變得相對包容且理性。現代文明社會正是由一個個這樣的公民組成，當代世界也需要興利除弊、開明開放的國家。四海會賓客，先要有世界的胸襟和眼光。

記憶是有溫度的。當我隔海凝望，風露中宵，曾經溫暖的心情杳然難覓，曾經熟悉的人事面目模糊。一九七二年，余光中寫了那首《鄉愁》，以為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他的鄉愁「不是地理的，歷史的。」是在縹緲與想像中的古代中國，「詩經中的北國，楚辭中的南方。」在美國訪學時他萌生了身份危機：「五千年前，我的祖先正在昆侖山下正在黃河源濯足。然則我是誰呢？」我去過多處他訪美居留之地，我把九卷《余光中集》讀了又讀，他在時間與空間劇變中的掙扎我感同身受。



▲一九九〇年，北京第十一屆亞運會開幕儀式。 資料圖片

逃離的勇氣與歸家的自信

近日，三集微短劇《逃出大英博物館》火爆全網，上架不足半月，播放量已逾三億次。網劇全長不足二十分鐘，講述大英博物館內一盞「中華纏枝紋薄胎玉壺」化身漢服少女，於出逃途中邂逅駐英男記者，在其幫助下踏上尋鄉回國之旅，為海外文物傳遞家書的故事。劇情有機融合「文物回歸」的宏大主題與築夢逐夢的浪漫青春題材，在以藝術手法呈現流落海外文物處境的同時，更透過光影將深沉而隱秘的民族情感加以凝聚，彰顯逃離的勇氣與歸家的自信，獲《人民日報》及央視等官媒盛讚「小短劇也有大情懷」，令「文物回國」議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引發中國觀眾的強烈共鳴。

大結局中，「玉壺」少女終於不負使命，踏上了祖國的土地，帶回了流落海外中國文物們的一封信「家書」：「琴師陶俑伯伯您好，笛師陶俑阿姨讓我告訴您，改日，您撥您的春風弦，她奏她的晚風笛，那首未完的《長歌行》，大家再一起奏完吧」；

「龍耳虎足爺爺，朝冠耳爐叔叔想跟您說，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應自強不息，夫愛國之士，不懼九重之淵，前輩不必掛懷，我雖身在萬里，仍不墜愛國之心」；「水月，我早已將回還之事拋之腦後，駐留在西方的遊子，需要庇護的神靈。只是這具木鏤之軀，承得任偷盜者的歉意，卻載不動故人留連的目光」；「地藏啊，你從前總嫌我的笑聲吵鬧，這麼多年沒聽到，是否有那麼一點想念啊，哈哈哈哈哈」……從「玉壺」的轉述到文物的直述，家書躍然紙上，心聲溢於言表。無論是苦中作樂，還是笑中有淚，終究是夢中萬里歸程，鄉愁飛越關山，赤子之情不渝，壯士之志不移。此時此刻，隻言片語遠勝過萬語千言，寄託着「山河無恙，家國永安」的祈願，訴盡衷腸，直抵人心。

網劇結尾，完成任務的「玉壺」最終又回到大英博物館，一句「我們是泱泱大國，中國人不做偷雞摸狗之事，總有一天，我們會風風光光、堂堂正正地回家」，流露出國人追討海外流失文物的自信。

回看鴉片戰爭以降，中國戰亂頻仍，國勢羸弱，致使上千萬件文物流失海外，其中一、二級文物多達百萬件，令人扼腕嘆息。海外流失文物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其中涉及非法的部分，一種是為列強所巧取豪奪，另一種則是非法購買盜運。百年之後，伴隨着國力的強盛和文化的繁榮，中國迎來了文物收藏、鑒賞和研究的熱潮，近代以來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文物回家」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事實上，「文物回國」不只有關文化保護，更事關民族尊嚴。在《博物館之美》一書中，中國國家博物館原副館長陳履生，感慨「國寶」之殤，呼籲必須樹立追討海外流失文物的自信。對於追討的問題，他以務實態度直指不能糾纏在民族情緒的鼓噪之中，當下首先應該做好研究工作，除了解收藏地，更要弄清其來龍去脈，建立國家流失海外文物目錄，以此作為有效追討的學術基礎和法律依據。他認為，追回流失文物，不能停留在口頭意願上，也不能停留在民族情

感的煽動中，要落實在實幹上，同時要組織國家團隊專門研究有關國家的法律，依據法律進行追討。他堅信：「追討海外流失文物問題的關鍵，是在國家強大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自信，在國家自信基礎上建立的系統組織，在系統組織基礎上形成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從《逃出大英博物館》的「情」，到《博物館之美》的「理」，正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文物回國」敘事與論述。在沉重而嚴肅的話題之外，作為博物館從業者，陳履生以三十年從業經歷，結合近四百家博物館與美術館走訪心得，從收藏、展覽、教育、運營等多維角度，描繪出「理想中的博物館」立體圖景；作為藝術家，他拍攝數以萬計的博物館攝影作品，呈現世界各地博物館的建築與光影之美；作為普通觀眾，他感嘆於偉大的歷史遺存，流連於博物館藝術品商店和咖啡館……三種不同身份自由切換，為讀者呈現多元博物館之美，令人目不暇給，手不釋卷。



東言西就 沈言